

满怀对未知的期待，才是值得一过的生命  
远方一无所有，远方应有尽有

# 你是 别 浪 子， 泊 岸

李沐泽  
——  
著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 CITIC PRESS

你  
是  
浪  
子，  
别  
泊  
岸

李沐泽——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你是浪子，别泊岸 / 李沐泽著. —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086-5672-4

I. ①你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－中国－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268764号

你是浪子，别泊岸

著 者：李沐泽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（China CITIC Press）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）

（CITIC Publishing Group）

承印者：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插 页：8

印 张：7.5

字 数：125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3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5672-4/I · 726

定 价：3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：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：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丁 丁 张 序

/

我有没有认真地  
告诉过你？

我有没有认真地跟你说过，我是多么讨厌文艺青年？可偏偏作者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介于普通青年和文艺青年之间，稍不留神，他就流入我讨厌的人的范畴里了。

所以有时候我对他的态度也真是暧昧，他找我吃饭，我就说没有时间，他逼得紧了，我才懒洋洋地出来，然后两个人访问一样地聊天，隔靴搔痒的感觉，而我又像那种很难与他互动

的冷静观众，他扔了梗我也不接，基本面无表情。他说，呃，我升职了，我告诉过你了吗？

我说没有啊。心里想，我连你在哪里工作都不知道，你升职又怎样？

他倒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看起来很高大，当年有点像余文乐，现在像张学友，反正是那种港港的感觉，可他又是北京户口，英文好，在外资企业工作，腿又很长，有很多我都没有的新闻点。可我从来没有忌妒过他，只觉得，文艺青年都是有局限的，再怎么舒展，也都篇幅有限。

他继续窝在那里，讲一些过去我们说过的话，有时候我搭上一句，有时候我又想，呃，这真的发生过吗？比如我陪他从雍和宫桥的下边走过，然后对他喋喋不休着：被包养也是一种人生境界。我竟然说过这样的话，在一个能够包养别人的年纪？

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，和文艺青年比起来，我像狗一样撂爪就忘：我记不住曾经去过的城市名字，那些夕阳下的老街，长满莫名鲜花的长长的围墙；我地理又差，甚至不记得东海岸还是西海岸，不记得这里到那里的距离；还有就是记不住日期，根本记不住何时登陆了哪里，又在何时滚回了雾霾漫天的北京。我大多数旅行的目的都是逃避现实，躲开讨厌的要见的人、要处理的东西哪怕三天，然后呼朋唤友吃吃喝喝，甚至很多时候我由于太饿了，最终忘记了拍照。当然我也记不住那

些美食的名字，比如香港那个老式西餐厅里牛排之后的饭后甜点舒芙蕾，我在写稿子的时候要打电话问同去的朋友那叫什么啊。同去的朋友说又要卖字吗？那记得把这三个字的稿酬给我。我呵呵着挂了电话，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刻意留存过照片，全指望手机和电脑自动分类。说实话，我也很少翻阅照片，觉得大多数记忆不靠谱，虽然细节可供参考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看再看。

所以我这样一个靠印象记事、靠感觉和人交往、永远无法写游记的人，和他真是画风不同，人物设定也大相径庭，不知道怎么，就这样疙疙瘩瘩地相识，又彼此还留着余地忍耐着和对方相处。大概两个人都有舍不得彼此的地方，比如我看他像“风之子”——有北京户口，长得偶尔像余文乐偶尔像张学友，从路透社辞职去背包旅行把自己弄得跟野猴子似的，又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工作，时常混迹于那些土了吧唧的、自行装修的、集满尘土味儿和便利贴的草根馆子，又写道“每一颗糖都值得付出”，看了一小会儿就有“够了”的感觉。我们普通人的糖就是糖，它味道好，可致人肥胖，并无多余意味，不代表人生境界和什么好处。“每个好小孩儿都有糖吃”，那是文艺青年的呓语，坏小孩儿更容易得到糖果，好孩子却一直认为，他们得到的和坏孩子的一样多。

但我还是愿意看到他，不必经常，经常看到会有点儿烦，

保留一点儿仙气，去这里了去那里了，朋友圈里或者微博上看到他拍的那些美的照片，色彩像被水冲过一样猛烈，或者文艺的句子，读起来口齿生津，但不能读太久，不然又有那种“够了”的想绝交感。

他是个真诚的人，每一句话都写得很认真，有拙劲，可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；他也不提供鸡汤，书坛已经提供了太多鸡汤；他也不暖气，他就是一个腿很长、说话很认真的人，你听听无妨啊。

大概写完这篇，又会和他很久不见，日后还会疙疙瘩瘩地相处吧。

## 自序

你付出的每一颗糖  
都去了该去的地方

过去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各地旅行，观诸世间大地山河，心怀敬畏之情。从少年到中年，推开了世界的门，又走入了生活的迷宫，翻越了自己心中的一座座山峰，游走于自由与世俗的边界。

太多人问我旅行的意义，我其实比任何人都想知道它究竟改变了我什么。可很多时候，它并没有带来什么。无用，一次

次地，是我对于旅行最诚恳的评价。

很多次旅行回来，我也以为我会到此为止。人生有很多正经事可以做，旅行显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什么正经事，他们一直希望我买房结婚，好像这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一样。而我也只能冷眼远望他们的人生，觉得他们活得既安稳又成功。

但是我不一样，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，即使去了那么多地方之后。

《莲花》里讲：“旅程打破人的生活模式，一个经常在旅行的人，没有秩序和原则，喜新厌旧，充满不安全感，随时变换方向，显得既执着又有太多无情。我只是觉得从一个城市里跳脱出来，也许可以打破惯性。人在习惯中获得禁忌，这是不好的。”

于是，我又执着又无情，一次次远行，像是手里捏着一个泥塑的自己，不断地打破他。我缓慢地漂泊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，在路上拼凑散了一地的碎片，渐渐发现自己那些细枝末节的改变——多了一些开阔，多了一些随遇而安。每个人都渴望了解命运，我只是在颠簸中过早地认清了人对于命运的无能为力，诸般风景，都是转瞬即逝的。

有意无意地，在一些时刻，我看到了一些读者的反馈。在他们的谬赞里，那些自己觉得平淡无奇的日子，竟然意外地给别人带去了光亮。

“最初知道沐泽先生是几年前他毕业旅行环游中国，早

已不新奇的旅途被他走过以后显得那么迷人。他身上有种内在的光芒，无须也不会敲锣打鼓地外在炫耀，就静静地吸引人发现，然后教会我去对抗生活中的平庸。”

那时我正坐在尼泊尔博卡拉的雪山之下，云雾缭绕，山峰若隐若现。长途奔波之后一身疲惫，我一样忍耐着生活的重复，并不比任何人幸运或是高明。有一次我对一个朋友说，承受了所有的厌倦和不喜欢，我就成了你。

“从2009年关注你的‘环游中国100天’开始，你的很多文字一直是我的精神力量。当时我就把你100天的游记打印出来当成一本书反复看了好几遍，每去一个地方，都会看一段文字。记得今年7月去西安的卧铺火车上，我想起你写的与西安、西宁、青海湖有关的文字，硬是让同学帮我找到你的游记片断用微信发来给我看。”

我迎着城市里地铁的热风，仿佛闻到了那年春天隐秘的气息，那时我生命里有真正奔腾的河流，有盛开的桃花，有我以为无法寻回的对于往昔的记忆。

“星辰大海一样的6月，大概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征途上。之后我来到远方，上大学。因为失眠，半夜刷微博的时候，只有沐浴在发旅行见闻。世界很妙。后来我看了一些大海山川，江河湖泊。不知别人怎样，至少那一刻我觉得心安理得，仿佛因为去过这些地方，面对生活的日复一日都变得理直气壮。”

彼时我正坐在办公室里，参加一个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工作会议，窗外黄昏即将来临，道路上响起了刺耳的鸣笛声，北京的高楼大厦隐匿在雾霾里，远处车灯照过来的金光，仿佛一道从天而降的神谕。

所以，我开始觉得，旅行也并不是百无一用的。

一代代人出走，为了看清楚听明白内心深处的颤抖，而你所走的每一段路都是真的，它们必将在以后长久琐碎的生活里，像嵌在体内的金子一样，某一刻突然发起光来。

我从不劝人一窝蜂地辞职旅行，这种做法代价很大，你要想好，从来没有绝对的自由，你不能把旅行当成解决你人生问题的方法，如同你不能把婚姻当成改变命运的通道一样。

当你在外放逐，你的同学和朋友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熬着，他们必然会比你累积更多的东西。他们加薪、升职、买车、买房，你一次次与生活闹翻，暴烈出走，转了大半个地球，带了一身尘土回来，可能什么都没有。谁也没有能力既远走他乡，又安居此地。

不过别沮丧，人生的价值无法用有形的东西去衡量，而有生之年，总有一个梦想尤其要去实现。你要去就去，好的、坏的、享乐的、痛苦的，你都受着就好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我们不能把生命浪费在让别人觉得我们过得好这个想法上。

见字如面，仅此而已，无用或有用，我们只会在路上相遇。

# 你是浪子，别泊岸

目录 ————— CONTENTS

丁丁张序 / 01

我有没有认真地告诉过你？

自序 / 05

你付出的每一颗糖都去了该去的地方

启程 / 世界辽阔，不要轻易束手就擒

天堂之鸟 002

莫羡少年春衫薄 012

女嬉皮 026

路过 / 我四处漂泊，疲惫且满脸尘垢

太平洋的风 038

别为法兰西哭泣 048

只有一个伦敦 058

柏林夜车 071

火车开往平壤 078

驻足 / 却是遗憾少见，有谁如愿

离佛千万里<sup>092</sup>

晴天见<sup>103</sup>

终有弱水替沧海<sup>114</sup>

醒来 / 堪慰唯有，彼岸可接

不知须弥何处<sup>128</sup>

春风无限恨<sup>140</sup>

万物祭<sup>148</sup>

必见辽阔之地<sup>159</sup>

一直往南方开<sup>168</sup>

回归 / 也无能为力，也无所畏惧

美好、孤独又万水千山<sup>192</sup>

我去世界的 304 天<sup>202</sup>

如果这天地，最终会消失<sup>212</sup>

后记 /<sup>223</sup>

哪一位上帝会原谅我们呢？

## 启程



世界辽阔，  
不要轻易束手就擒

## 天堂之鸟

•

1951年，当时还是医学生的切·格瓦拉离开家乡，和朋友阿尔贝托骑上一辆破摩托车，开始了8个月周游中南美洲的壮举。

他将波德莱尔的名言作为整场冒险家般旅行的理由：“真正的旅行者是那些为出门而出门的人，他们轻松愉快如同飘

浮的气球，然而他们绝不会偏离自己的目的地，也不知为什么，他们总是说，上路吧。”

那本记录这次旅行的小册子，启发了一代代有过太多的荷尔蒙，却不知道该往哪儿释放的年轻人。切·格瓦拉说：“如果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，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，我们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将第一千零一次地回答说，是的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！”

他开始了一生在路上的生活，妈妈、女友、医学博士的荣誉都无法将他留在某个安静的地方。破旧的诺顿摩托载着他们穿过拉丁美洲古老的文明遗址，穿梭于各个国家、各色人群中间，足迹遍布阿根廷、智利、秘鲁、哥伦比亚、委内瑞拉、古巴、玻利维亚等拉美的各个角落。电影中切·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张开双臂，在摩托车上滑行过广袤的大地，卷起了尘土，像极了天空中翱翔的鸟儿。

我在伦敦的夜里看了这部《摩托日记》，现在还能感受到当时浑身上下那股似乎要喷薄而出的血液。我已经过了切·格瓦拉当时的年纪，去过国外的一些地方，但还没有真正见过自己的国家。

回国之后，是隆冬，学校里来了些新面孔，即将放寒假，学校道路上行人很少，只有干冷的风穿过光秃的树木。时过境

迁，我想不起来是哪个时刻触动了我，必须要前往中国的西北，去兰州，去黄河边。我想在工作之前，趁身体里残存着的这点儿热血还没有消散，去做些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。

“你走的时候没有带走美猴王的画像，说要把他留在花果山之上……兰州，总是在清晨出走，兰州，夜晚温暖的醉酒，兰州，淌不完的黄河水向东流，兰州，梦的尽头是海的入口。”西北低苦艾乐队的一首《兰州兰州》彻底击中了我。

我在北京麻雀瓦舍酒吧的现场，看着台上的乐队披头散发，很有西北男人那种洒脱劲儿，大屏幕上投影的是一幅绿皮火车的画面，车厢上写着“兰州←→兰州”。音乐前奏响起，第一个鼓点下去，强烈的撞击声似乎能将现场所有人的眼泪都敲出来。

主唱刘堃唱完这首歌，拿出一个小纸条，喊了一个名字，问在不在现场。“在着呢！”角落里一个男生兴高采烈地欢呼。刘堃说，前几天我们在兰州“葵LiveHouse”<sup>①</sup>现场演出时，你女朋友让我给你带一个纸条，你上台来拿吧。

---

① 葵 LiveHouse，兰州一家酒吧。LiveHouse 是指“具备专业演出场地的室内场馆”，类似于酒吧，但一般具有顶级的音乐器材和音响装备。LiveHouse 最早起源于日本，目前中国已有几百家这样的场所。——编者注